

赤名劇本

何妨譯

正中書局印行

未名劇本

何妨譯

正中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滬一版

未名劇本

全一冊 定價國幣八元七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柴 霍 甫

譯者 何 妨

發行人 吳 秉 常

印刷所 正 中 書 局

發行所 正 中 書 局

(195)

介 言

一九二〇年，蘇俄中央文藝原稿保存館，在柴霍甫的原稿裏，發現了一部無題的四幕劇。

這個封鎖着的寶庫一經打開，就歸保存館的編輯部去負責整理，一直到一九二三年，才第一次在世界上公開出來。

保存館將這部稿子和柴霍甫的各種文藝原稿以及他的生平手跡（日記通訊等）作了比較的觀察以後，知道這是柴霍甫從事文藝著作的時候第一次着手描寫而又幾經易稿幾經修改過的一部偉大的富有歷史性的作品。

柴霍甫的弟弟，關於這劇本的初期歷史，曾有一段敘述。他在柴霍甫的傳記

上這樣寫着說：

「未來的大學生（柴霍甫），曾經寫好了一部劇本想拿到莫斯科的「小戲院」裏去排演，他爲了這件事情，特地跑到莫斯科去請教當時的名伶葉木花。劇本的內容是很廣大的，有火車裏面的情節，有強盜在法庭上自首的情節。可是所有這些在當時都不過成爲一場春夢而已。」（見柴霍甫的書信傳記合集第二卷）在另一處他又這樣寫着：

「他（柴霍甫）在莫斯科又寫了一部劇本，裏面包括馬賊、射手和在鐵路上面尋死的女人。這個劇本是安東（柴霍甫的名）進了大學第二年級的時候寫的。同樣地，他又拿給葉木花去看，他希望她能夠把牠排演，但結果仍被拒絕了。退回來，當時著者就把牠撕成小片丟到字紙簍裏去了，留着一個「魏尼茨基」的姓氏。後來把他放在「文舅舅」的劇本裏面。」

柴霍甫這兩次嘗試雖然都遭打擊，但他卻沒有因此灰心。恰恰相反，他的藝

術的天才經過這兩次磨鍊，越發滋長與發展起來，很快地就得到了偉大的成功。

我們知道柴霍甫在大學裏讀書的時期正是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

1982年——差不多他的著名著作如「伊凡諾夫」、「海鷗」、「三姊妹」、「櫻桃園」等等，都是他在大學畢業以後不久的產物。這一部無題的四幕劇，大概也是在這時期內着手重編的。

原稿用藍墨水寫在十一開的本子上面，共計二百六十一頁。第一次改的用紫鉛筆，第二次改的用黑鉛筆，第三次改的用紫墨水；有的地方用紫鉛筆塗去又用黑鉛筆圈轉來，有的地方用鉛筆塗去又用紫墨水圈轉來。蘇俄中央文藝原稿保存館在將這部稿子付印的時候，經過了嚴密的考慮，決定把原文盡量地揭載出來，甚至有幾個地方認為成問題的也不便除外，為的是使讀者有機會用自己的眼光去評判一種真實的價值。在柴霍甫的一切著作中，這一部無題的四幕劇，確是特別值得注意的作品。

譯文根據蘇俄中央文藝原稿出版部一九二三年出版的第一版，譯成以後，覆勘原文，尙覺忠實。但譯筆艱澀，或許有些地方不能十分顯現作者生動靈活的描寫天才，尙望讀者諸君不吝賜教爲幸！

譯者一九三三年六月

劇中人

安娜·彼得洛娜·魏尼且娃。年青的寡婦，將軍夫人。

西耳其·泡洛奇·魏尼且夫。將軍前妻生的兒子。

莎菲·賢格洛娜。西耳其的妻。

鮑爾非力·雪棉諾奇·格拉戈列夫第一。

豈利·鮑爾非力奇·格拉戈列夫第二。鮑爾非力的兒子。

吉拉西姆·柯慈奇·彼得林。

怕維利·彼得老奇·塞爾蒲克。

維樂契喀。四十歲 怕維利的女兒。

地主，魏府
的鄰居。

李桑契喀。二十五歲。伯維利的女兒。

馬麗亞·賢妃茂娜·憐可娃。女學生，二十歲。

伊凡·伊凡諾奇。退伍的騎兵大佐。

尼古拉·伊凡諾奇·特里茨基。伊凡的兒子，青年醫生。

阿婆拉磨·阿婆拉磨奇·文格洛奇第一。猶太的富人。

益帥克·阿婆拉磨奇·文格洛奇第二。阿婆拉磨的兒子，大學生。

迷海·懷西力奇·柏拉圖諾夫。小學教員。

亞力山姐·依文娜。（桑夏）迷海的妻，伊凡的女兒。

且馬非·戈支奇·布格洛夫。商人。

奧西普。三十歲弱，馬賊。

麻二古。地方法庭的法警，小老頭。

法西里。）

雅可夫。魏府的用人。

巧姐。

客人及侍從。

× × ×

× × ×

× × ×

事實出於魏尼且夫的領地，處在南邊的一個省分。

第一幕

會客廳。客廳後面一扇玻璃門通到花園，側面兩扇門通進內室。客廳裏面陳列着舊式的傢具與新的沙發，大鋼琴一座，近旁擺着手提琴，曲譜及譜架等。小風琴一，壁畫幾張，嵌在鍍金的畫棚內。

第一場

安娜，彼得洛娜，魏尼且娃：（坐在鋼琴前，首向琴鍵垂着）

尼古拉，伊凡諾奇，特里茨基：（走進）

特里茨基：（走向安娜）爲什麼？

安娜：（抬起頭來）沒有什麼……苦悶……

特里茨基：給煙我吸吧，我的天使！身體疲倦了，很想吸煙，從早晨起還沒有吸過煙呢。

安娜：（給他煙）多拿幾支去吧，免得又來麻煩。（抽煙）沉悶極了，尼古拉！沒有事情

做，真痛苦。究竟做什麼呢？我不知道……

特里茨基：（拉她的手）

安娜：你這是按脈搏嗎？我很健呢……

特里茨基：不是按脈，……我要親一下子……（吻手）親你的手好像親着天鵝絨的枕頭，又軟又白，你用什麼洗手哪，怎麼這樣潔白？真是奇妙的手……再親一下吧，（吻手）下棋來嗎？

安娜：來吧……（看錶）一點一刻了……或許我們的客人已經餓了……

特里茨基：（擺上棋盤）完全正確。我自己呢，就已經餓得非常了。

安娜：我單不是問你哩……你就是時時刻刻都在那裏吃也會喊着餓的。（坐

到棋盤旁邊去）下呀，我已經下了……要想好了再下，免得反悔……我下這裏，

……你永遠是餓肚的。

特里茨基：你這樣走……好的……噯，我餓死了……我們的午餐快要來嗎？

安娜：不曉得快不快……廚房裏已經準備好了，可是我們的客人到現在都還沒有來呢。我們的早餐是快要來了。真的，尼古拉，伊凡諾奇！你幾時會吃得飽呢？吃，吃，不停地吃！就拿今天來說吧，我仔細地觀察你并且很驚奇……兩杯茶，這末一大塊的烤牛肉，五只雞蛋，兩杯咖啡，十片燒麵包……這是怎樣奇怪呀？這末小的人兒會有那末大的腸胃！

特里茨基：是的，奇怪！

安娜：在我的屋裏要維持清潔的，不要把吃剩的餅頭丟在地板上！你看，這難道是我的餅？這是豬吃剩的，親愛的，下吧。

特里茨基：我什麼都不知道，我祇知道牠在你這裏將會發酵起來，假使我不把牠吃下去。你這樣下嗎？好的……我就是這樣的……假使我麵包吃得多，這就是我的身體健，如果我的身體健，這想必也是你的願意吧……健康的精神在於健康的身體，我的先生說過并且說得對，他說假使不留意把你的頭保得牛樣健，你的腦筋是不會好的。爲什麼你儘管想呢？下呀，親愛的奶奶！不要想……（唱）我想同你談談心。

安娜：不要談……你擾亂我的思想。

特里茨基：可惜，你這樣聰明的主婦，一點不會想到吃的上面去，誰不懂得吃，就是個傻子，老實的傻子。因爲……對不起，對不起！不能這樣下的！噯，你下在那裏……哦，這是另一回事。因爲吃是一種味覺，牠占着這末一個重要的位置，同聽覺與視覺是一樣的性質，就是五覺裏面的一部分，直接關連到心理的，我的奶奶，心理的，心理的！

安娜：你似乎在調戲哩……不要戲謔吧，親愛的！我討厭你并且不理你了，你看

見了嗎？在你開玩笑的時候，我沒有發笑。我覺得你現在應該注意這層！

特里茨基：該你走了，尊貴的夫人！你把馬拿去呀……你不笑是因為你不懂……

……你的臉色今天這樣蒼黃……你搽了牛油吧。

安娜：平淡，尼古拉，伊凡諾奇，很平淡！沒有一點可笑的，我的滑稽家！

特里茨基：沒有一點（默）

安娜：你看什麼？該你下了！你想什麼？你的『她』今天打算到我們這裏來，還是

不來？

特里茨基：一定來的，她說過了。

安娜：這樣說來已經是她要來的時候了。一點鐘了……你……請恕我不客氣

的問題……你同這個是『隨隨便便』的呢，還是『正正經經』的呢？

特里茨基：怎講？

安娜：說老實話，尼古拉，伊凡諾奇，我不愛故意地問，站在友誼的立場上說……

蓮可娃對你怎樣，你對蓮可娃又是怎末樣？請說老實話不要滑稽……呢？說

吧，她——她，我本着友情來問你……

特里茨基：什麼她對我，我對她？此刻還是不明白呢……

安娜：你說一個大概。

特里茨基：去看看她，談談閒話，解解憂悶，給她的老媽子開銷一點茶錢……沒有別的。該你下了。去看她的時候，老實對你說吧，我是隔一天去的，有時也每天去，在那裏的小路上散步，同她挽着手，我把她拉到自己身邊來，她也把我拉到自己身邊去，這當兒她抓住我的領襟，把領扣解開，撕着我的髯毛……你看我這頸下都長着髯毛。

安娜：以後呢？

特里茨基：以後沒有什麼……情勢迫得我去接近她，簡直難得分開了。是煩惱，

是戀愛，或是別的什麼，我不知道……我知道，有時候，在午餐以後我爲了她非常地苦悶，有時候我直覺地看出她也爲我苦悶……

安娜：那末是戀愛了？

特里茨基：（雙肩）很有可能，我不了解自己……有誰能給我幫點忙就好了……

……你想應該怎樣，愛她呢，還是不愛？

安娜：這才有味！這個你自己更明白呀……

特里茨基：噯，噯！你了解我……該你下了！

安娜：我下過了。我不了解，尼古拉！女人在你這樣一種關係裏面是很難了解的。

……（默）

特里茨基：她是個好女子。

安娜：我喜歡她。頭腦很清，不像我們這裏的傻姑娘，祇是好朋友，你不要使她有什麼不快樂的事情才好！無論什麼……這樣的事會把你引到罪惡裏去的，